

但以理书——第一百七十二号

法蒂玛之影：揭示天主教会预言性异象背后的撒旦影响

Jeff Pippenger

2024-04-02

法蒂玛的预言是撒旦的预备工作,旨在使天主教会在他假冒基督之时将其组织交付给他,因为这正是“撒旦权能的杰作——一座见证他为将自己安置在宝座之上、按其意志统治全地而所作努力的丰碑”。那些由于不愿相信撒旦有行奇迹的能力,而无法从指出法蒂玛在引导天主教中的角色的预言见证中得益的人,正是在为自己招致欺骗。法蒂玛的预言论及天主教内部的斗争,以及天主教与无神论之间的战争。

天主教与无神论之间的战争,乃是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四十节的主题。这场争战的图景始于1798年,即第四十节所指明之处。它开始于1798年的那场争战:拿破仑,即南方王,将教皇掳去;而该节经文中的见证,则终止于1989年北方王将南方王一扫而尽。在这段历史期间(1798年至1989年),1917年与1918年这两个对立者,各自都以预言性的象征被标示出来,使他们双方的见证彼此连结,同时仍保留该节经文的总体主题。法蒂玛的预言无疑是一个撒旦的预言,但它乃是上帝预言之道所论及的主题,因此也是一段必须被正确理解的历史。

在此时,灵魂唯一的安全之道,就是在每一步都要查问:主向他的仆人说了什么?主的话永远长存。圣经应当成为我们的指南;我们不该去求问人的智慧,也不该把有限凡人所断言的当作神圣的真理,乃应查考那更确的预言之道。上帝已经说话,他的话可信可靠,我们必须将信心安置在“主如此说”上。上帝要我们研究正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件,并把它们与他话语中的预言相比,使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正活在末后的日子。我们需要圣经,也需要知道其中写着什么。殷勤研究预言的人,必得着清楚的真理启示,因为耶稣说:“你的话就是真理。”《时代的征兆》,1894年10月1日。

在第三场代理战争中,正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至十五节所表征的,那自高自大、要建立异象的权势被引介出来了。那一节经文应验于公元前200年,当时“罗马人为埃及年幼的王进行干预”,并且“决意要保护他,使他免遭安提阿古和腓力所图谋的毁灭”。这一节经文以及公元前200年的历史表明,就在星期日法案之前,以保卫普京那软弱继承者为前提,在美国与联合国(西流基和马其顿的腓力)已经决定夺取俄罗斯领土并为着彼此的利益将其瓜分的时候,教皇罗马(推罗的淫妇)将开始奏起她的乐曲,并开始出去与地上的君王行淫。

公元533年以及查士丁尼的敕令,随后将如《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二节中的预言性描绘那样被重现;该节指出,那龙(异教罗马)将为教皇制度提供三样东西。

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它。启示录 13:2

异教罗马的龙于公元330年将其“座位”(罗马城)交给了教皇权;那时,君士坦丁将其首都迁往君士坦丁堡。克洛维自496年开始将其军事“能力”交给教皇权;到了533年,查士丁尼又将民事“权柄”赐予教皇权。五年之后,异教罗马将教皇权安置在王位上,正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16、31、41节所表明的那样。当美国赢得第三场代理战争时,教皇权就将击败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势力;这正是法蒂玛预言所论及的主题。代理战争带有真理的印记,因为这三场

战役都是借着一支教皇权的代理军队完成的。

教皇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代理军队是美国（背道的新教）。中间的代理军队是乌克兰的纳粹分子；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曾是天主教用以对抗共产主义俄国的代理军队。共有三次世界大战，也有三次代理战争。在世界大战与代理战争这两者之中，第二次战争都是纳粹主义。当前乌克兰的战争，就是边境线之战；这场战争首先在拉菲亚之战中应验了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乌克兰的战争如今正在第三样灾祸之中，伊斯兰三次击打的第二次期间得以成就，尽管伊斯兰并未参与那一场特定的战争。

第一次击打是于2001年9月11日针对属灵的荣美之地而发出的，而三次击打中的最后一次则是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再次针对属灵的荣美之地。第三样灾祸之伊斯兰的三次击打中的第二次，是于2023年10月7日针对字义上古时的荣美之地。那场战争正发生在与托勒密于拉斐亚之战中获胜的完全相同地区。耶稣曾说，在未后的日子必有战争和打仗的风声。

耶稣所提到的那些战争，发生在每一异象之效验得以应验的历史时期；而记载这一事实的，乃是以西结。在那段历史中，第三样灾祸之伊斯兰的来到、代理人战争的第二次与第三次战役、美国内战的重演，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重演，都被表征出来。这些战争都是在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历史时期中成就的；并且，当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临到之时，主必兴起祂的军队作为大旗；那时，最后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作为第三样灾祸的伊斯兰也加剧其对列国所激起的愤怒。

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发生的，但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马太福音24:6-8。

在十四万四千人受印之时，神的子民按其看见和听见的能力被划分为两类。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说，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领会。因为这百姓的心已经迟钝，耳朵发沉，眼睛也闭上了，免得他们用眼看见、用耳听见、用心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有福了，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有福了，因为听见了。马太福音13:13-16。

在那段自2001年9月11日开始的时期里，耶稣说：“你们将听见战争以及关于战争的传闻。”在《启示录》中，约翰代表那些听见基督之声的人。

在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像号角一样。启示录1:10。

他听见的“声音”“如同号角”，而号角是战争的象征，并且他听见那声音在他背后。于是他转过身来看那声音。

我转过身来，要看那对我说话的声音；回过头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七个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垂到脚的长衣，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和头发洁白，如羊毛般白，像雪；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的双脚像在炉中烧炼过的精铜；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响声。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锋利的两刃剑；他的面貌如烈日放光。我一看见他，就仆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把右手按在我身上，对我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启示录1:12-17。

约翰转身要看那发声的声音时所看见的基督异象，就是但以理在第十章所看见的同一异象，也是以赛亚在第六章所看见的同一异象，并且也是保罗在看见七雷的历史时所看见的同一异象。

“谦卑与心灵的圣洁密不可分.灵魂越亲近上帝,就越完全被谦卑、被制伏.约伯从旋风中听见主的声音时,他喊道:‘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悔改.’以赛亚看见主的荣耀,又听见基路伯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那时他就呼喊说:‘祸哉!我灭亡了!’但以理在圣洁的使者临到他的时候说:‘我的荣美在我里面变为败坏.’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听见人不可说的言语之后,称自己为‘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那位靠着耶稣胸膛、所爱的约翰,曾看见他的荣耀,却在天使面前仆倒,像死了一样.我们越亲近而持续地注视救主,就越发看不见自己有什么可称许之处.”
《时代的征兆》,1887年4月7日.

当加百列为但以理解释那异象时,他阐明了第十一章的预言事件.那些事件是在描述战争;而在对这些战争的呈现中,那阴性的“mareh”(表述为“marah”)所具有的致使性的异象,使但以理被改变成基督的形象.当基督说你们会听见战争和关于战争的风声时,他是在指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所陈述的那些战争.他进一步指出,要看见那使观看者被改变成他形象的异象,你必须转过身来,因为那声音在你背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所呈现的战争,是对历史上已经发生的战争的描述.通过听闻那些过去的战争,人可以受教于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但前提是这个人有眼能看、有耳能听.

当以西结记载将有一个时候异象不再迟延时,这是与他关于天上圣所的异象相关的;在那异象中,除其他景象之外,他看见了“轮中套轮”,怀特姐妹将其解释为人类事件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

在迦巴鲁河畔,以西结看见有一阵仿佛从北方来的旋风,“有一朵大云,有火自相卷绕,周围有光辉,从其中发出仿佛琥珀的颜色.”若干个彼此相交的轮子,由四个活物推动.在这一切之上高高地,“有宝座的形像,其外貌如蓝宝石;在那宝座的形像上,有仿佛人的样式在其上.”“在基路伯的翅膀以下,显出人的手的形状.”以西结书 1:4、26;10:8.那些轮子的安排极其复杂,初看仿佛混乱;然而它们运行却完全和谐.天上的生灵,在基路伯翅膀下那只手的扶持与引导之下,推动这些轮子;在它们之上,在那蓝宝石的宝座上,是那位永恒者;宝座的周围有彩虹,作为神怜悯的象征.

正如那如车轮般复杂的机关都在基路伯翅膀下那只手的引导之下,人类事件错综复杂的演进也同样在神圣的掌管之中.在列国的争斗与喧嚣之中,那位坐在基路伯之上的仍然引导着地上的事务.

“历代列国相继占据其所分定的时间与地位;它们虽不自觉,却为那连它们自己也不明其意义的真理作了见证.这样的历史向我们说话.对于今日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上帝都已在祂宏大的计划中指定了一个位置.今日,人和国家都正在那位绝不失误者手中的准绳之下被衡量.众人都藉着自己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上帝却统管这一切,为要成就祂的旨意.

“大我是”在祂的话语中所标明的历史,将预言之链一环接一环地连缀起来,从过去的永恒直到将来的永恒,向我们说明了我们今日在历代进程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将来时期所可期待之事.凡预言所预告必将成就的一切,直到现今,都已在历史的篇页上留下了轨迹;我们可以确信,凡尚未来到的一切,也都必按其次序得以应验.

“真理的话语清楚地预言了一切地上政权的最终推翻.在上帝对以色列末代君王宣判时所说的预言中,传达了这一信息.”《教育》,178、179.

那些起初看来似乎混乱无序的复杂轮子,乃是人类历史诸般事件复杂运作的象征,如同列国之间的纷争与骚乱所表明的那样.基督在祂的话语中所标示的历史,告诉我们现今所处之地位,并且藉此指明一切地上政权最终的倾覆.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时候,乃是一切异象之功效得以应验之处;而在这段历史之中,那些轮子所代表的,正是基督所指出为“灾难的起头”的战争和打仗的风声.灾难的起头始于2001年9月11日,因为那时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时候开始了,而那位施印的天使将祂的印记加在那些为教会和这地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身上.

这地上的战争,使那些看见并听到这些战争所昭示之意义的人感到忧伤.封印的历史表明,所有地上的国度最终都会被推翻,而这些国度的覆灭已在以往的预言历史中被描绘出来.当以赛亚在第六章中看见与约翰、但以理、以西结、约伯和保罗相同的异象时,他自愿去传达当时的信息,但他问,他需要传讲多久?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领会.你要使这百姓的心麻木,使他们的耳朵沉重,并蒙住他们的眼睛,免得他们用眼看见、用耳听见、用心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我说：“主啊,要到几时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无人,土地极其荒废;并且耶和華使人远远迁去,境内被撇下的地土甚多。”以赛亚书 6:8-12.

给以赛亚的答复是,他必须一直传讲这信息,直到“这地被彻底毁灭”.封印的信息是在争战时期赐下的,而这场争战被明确界定为对众先知都曾看见的“marah”异象的解读.外在的信息旨在产生内在的经历,但只对那些“肯听”的人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教皇的代理军队——纳粹——之间的关联,逐行逐句地,与第二场代理战争中的第二支代理军队相对应;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也与第二场代理战争相对应.第二场代理战争与拉斐亚边境战争之间的关联——这场战争如今正在乌克兰重演——在地理上又与第三样灾祸之伊斯兰的第二次打击相连;后者始于2023年10月7日,并体现出预言中轮中套轮的结构.

1999年,约翰·康威尔著有一部书出版.约翰·康威尔当时是英国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并且是一位屡获奖项的记者和作家.该书论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位的罗马教皇所扮演的角色.此书开篇追溯到这位未来教皇的祖父;他曾是教皇庇护九世——即人称“庇护·诺诺”(Pio Nono)——的得力助手.1849年,共和派暴民袭击了梵蒂冈建筑群,庇护九世逃离了罗马城.他流亡时带在身边的人,就是欧金尼奥·帕切利的祖父.欧金尼奥·帕切利乃是庇护九世那位左右手的孙子,后来成为庇护十二世;而这部关于欧金尼奥·帕切利的著作,题名为«希特勒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秘史».

在书中,康威尔探讨了教宗庇护十二世(前枢机欧金尼奥·帕切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纳粹政权迫害犹太人的知情程度及其回应.他论证,庇护十二世在谴责犹太人大屠杀方面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并且不作为,体现了他在战争期间的不道德领导.

Cornwell 提供了关于庇护十二世教宗时期的历史背景,包括他的外交背景以及当时复杂的政治格局.他考察了梵蒂冈应对纳粹德国的方式.Cornwell 指出,庇护十二世未能就犹太人大屠杀发声,也未能代表遭受迫害的犹太人进行干预,因为他在1933年担任枢机主教时促成了与希特勒签订的政教协定,该协定承诺天主教会服从希特勒的事业.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纳粹战犯设法逃避了司法制裁,逃往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南美洲的若干国家.他们用以逃脱并抵达南美洲的主要方式包括:

鼠线: 鼠线是由包括天主教会及持同情态度的情报机构在内的各类组织所建立的秘密逃亡通道,用以帮助纳粹分子及其他逃犯逃离欧洲.这些路线通常涉及使用伪造身份、假文件以及偷运网络,以促成他们前往安全避难所的行程,其中包括南美洲.

伪造文件: 许多纳粹逃犯取得了伪造的护照、签证及其他旅行证件,以隐匿其真实身份并逃避追捕.他们利用这些文件,经由中立国或同情其处境的国家辗转前行,最终抵达南美洲.

当局的内应: 在某些情况下,南美洲国家中持同情态度的官员对纳粹逃犯的存在视而不见,或积极协助他们逃避缉捕.一些政府,尤其是那些对纳粹意识形态抱持同情的威权政权,为这些人提供了庇护.

法律漏洞: 一些纳粹战犯利用南美洲国家的法律漏洞或宽松的引渡法,逃避被引渡至欧洲;在那里,他们将因其罪行而面临起诉.

总的来说,凭借秘密逃亡网络、伪造文件、当局的包庇以及法律漏洞的共同作用,纳粹战犯得以逃往南美洲,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许多年里逃避司法制裁.ChatGPT,2024年3月.